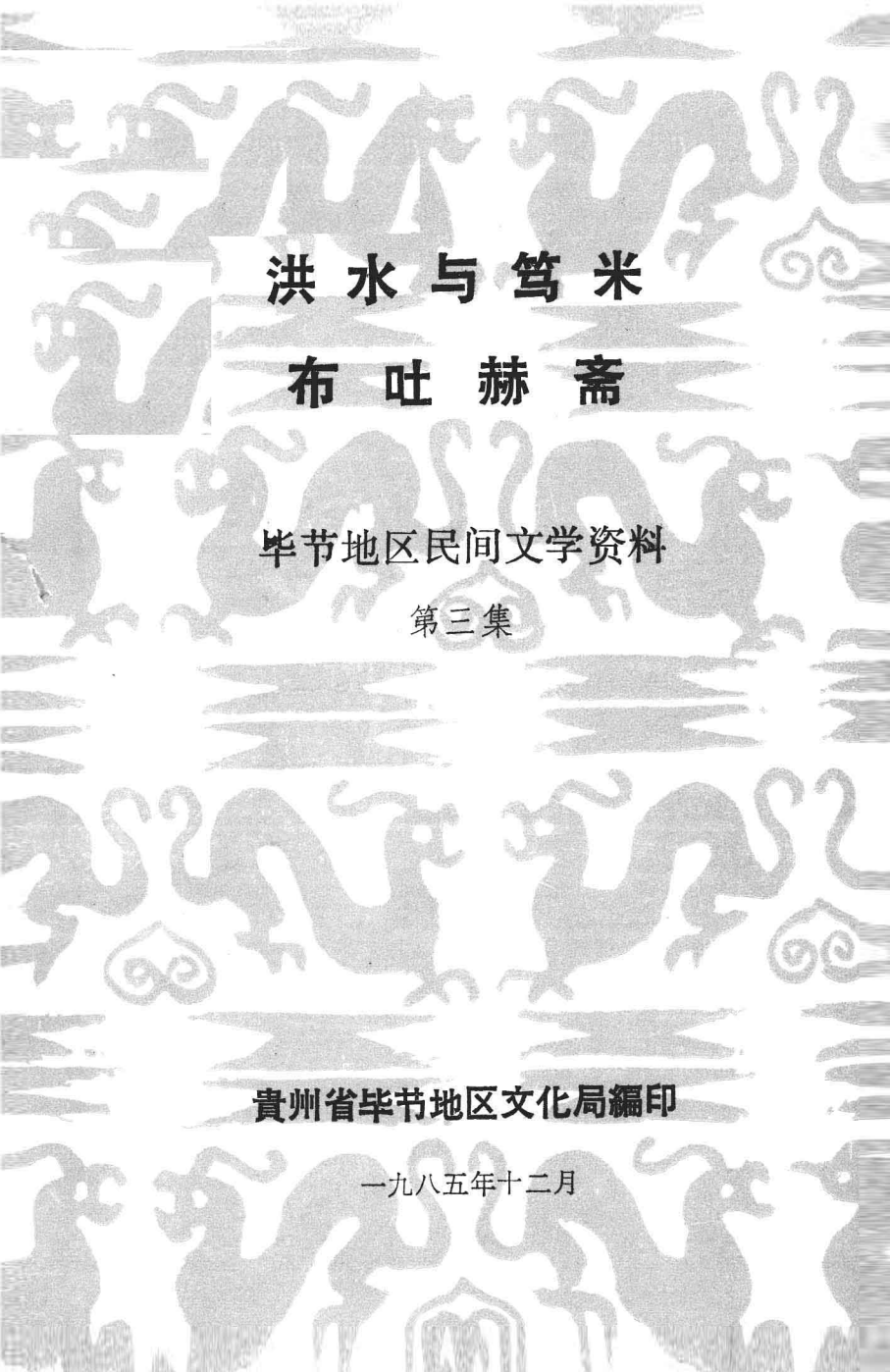




• 洪水与弩米
• 布吐赫斋

贵州省毕节地区文化局编印



洪水与笃米

布吐赫斋

毕节地区民间文学资料

第三集

贵州省毕节地区文化局編印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洪水与笃米

(彝族民歌)

翻译整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王子尧（彝）王世举（彝）王运权（彝）

洪水与笃米

(彝族民歌)

- 一、争地告状
- 二、洪泛的原因
- 三、洪泛的经过
- 四、只剩笃米俄
- 五、笃米赴歌场
- 六、笃米娶妻
- 七、笃米生六子
- 八、六子六祖先
- 九、找金根银根

目 录

洪水与笃米（彝族古歌）	
…… 王子尧（彝） 王世举（彝） 王运权（彝）	（ 1 ）
布吐赫斋（彝族叙事诗）	
…… 王子尧（彝） 巴莫木呷（彝）	（ 29 ）
竹 仙（彝族叙事诗）	
…… 李光平（彝） 王子尧（彝）	（ 114 ）
癞蛤蟆娶妻（彝族叙事诗）	…… 颜荷容（ 134 ）
鲁汝娶亲记（彝族叙事诗）	…… 李光平（彝）（ 147 ）
姑娘出嫁前……（彝族叙事诗）	…… 颜荷容（ 166 ）
撒俄迷麦汝（彝族叙事诗）	
…… 王子尧（彝） 巴莫木呷（彝）	（ 173 ）

一、争地告状

在远古时代，
所有四方人，
四方找地种。
人类逐渐多，
在这世间上，
土地不够种。
世间的人们，
就把仙岩种。
有海的地方，
海也耕种完。
岩仙没住处，
海神没住处。
世间的谷地，
所有的石地，
全都被开垦。
世界的四方，
全都种光了。
没有耕牧地，
人类难生存。
海被耕牧完，
海神无住处，

上天去告状，
石岩耕牧尽，
岩神上天去，
上天去告状，
谷神和石神，
谷地耕牧尽，
谷神上天去，
上天去告状，
箐神地被耕，
森林耕牧尽，
箐神没住处，
上天去告状，
水域全种尽，
水神没住处，
上天去告状。
世上所有地，
全都耕种尽。
所有的箐神，
所有的岩神，
所有的水神，
所有的谷神，

所有的海神，
联名去告状，
告到举祖家。①

“至尊仇举祖，
世间所有地，
是否可由人，
全部来耕占？
我神在地下，
无处把身安。”
山神来告状，
箐神来禀报：

“至尊仇举祖，
在那人世間，
我是一山神。
我住的大山，
无法再住了。
我所有的箐，
我所有的林，
全被人来耕。
全被人来牧。
我没有箐了；
我没有林了。
至尊仇举祖，
叫我怎么过，
叫我怎么办？”
水神也告状：

“至尊仇举祖，

上古天成时，
我往四方流。
现在这时候，
凡是我的水，
凡是我的河，
全都被占有。
世间上的人，
越来越增多。
我水边水角，
全被人耕种。
水域人践踏，
水被人放平，
我神在世間，
实在没住处。
至尊仇举祖，
叫我怎生存？
叫我怎昌盛？
叫我住哪里？”
海神来禀报：

“至尊仇举祖，
望你把理辩。
世间四大方，
海河被人挖，
世间的人们，
大种海域地。
海神的住处，
住处也没有。

东方的东海，
世间人来挖，
世间人来种。
连海中海边，
全都耕种完。
大石满海中，
全滚在里头。
我神的东海，
东海也难坐。
我神的南海，
南海在处宽，
全被人们占，
全都被入翻。
我神的西海，
西海所在处，
同样耕种完。
连我北海域，
也都不放过。
世间上的人，
嘴里不说话，
海面他要挖，
海水他要放。
我神在世间，
住处也没有。”
世间的地神，
世间的海神，
世间的水神，

世间的岩神，
世间的谷神，
世间的箐神，
世间的林神，
都上天告状。
他们在世间，
已没有住处。
天地间的神，
至尊仇举祖，
也将无住处。
出此重大事，
都怪那时间，
整个世界上，
人类多繁衍。
所有的箐林，
箐林满耕种；
所有的山岩，
岩全耕种光；
所有的水域，
水域耕种完；
所有世间地，
到处都种光。

二、洪泛的原因

后来有一天，
笃米三弟兄，

长兄是笃古，
二哥笃叟活，
小弟是笃米，
在这人世间，
世间所有处，
找土来耕种。
急急找土地，
找得团团转。
所有的土地，
全被人种满，
凡地都种完。
他们三弟兄，
地边地角上，
也难找一块。
后来有一天，
他们三个人，
见到一坪坝，
找到一牧场。
但是这坪坝，
不许人耕种，
不许人放牧。
它是为什么？
这个坪坝呢，
取名罗史狄。
这个罗史狄，
它是天的坝，
仇举祖的坝。

举祖这块地，
不论天上人，
不论地上人，
谁都不能种。
它是举祖家，
一个练兵场，
一个祭祀场。
谁都不能耕，
谁也不能牧。
笃米三弟兄，
管它什么坝，
大家齐动手，
耕这个大坝，
挖这个大坝。
挖了两三天，
耕了两三天。
这一个大坝，
说来也真怪。
他们这三人，
每天耕完地，
次日转去时，
昨日挖的地，
昨日犁的地，
挖痕全不见，
犁沟也不在。
草生在原处，
树长在原处。

草发青油油，
蔓藤长交叉，
树长青油油，
红花遍地开，
百花遍地白。
连着有三天，
都是这样的。
他们三弟兄，
看了不明白，
一点不理解。
谁人也不知，
昨天挖的地，
为啥会变样。
笃米三弟兄，
实在不甘心，
实在不明白。
三弟兄说道：
“这是仙做的，
还是神做的？”
三人坐着想，
想出个计策。
笃米就说道：
“两位大兄长，
我们三弟兄，
昨日挖的土，
昨天犁的地，
全部长还原，

全部生拢了。
树长一片绿，
草生青油油，
满山百花艳，
定是有神仙。
我们三弟兄，
今天不回去，
好好犁天土，
在此守候着。
他来什么仙，
他来什么神，
我们好看清。”
三人共条心，
在那一天里，
犁一大片土，
挖一大坝地。
临近黄昏时，
三人已劳累，
坐地稍歇息。
三人正闲聊，
罗史狄边上，
突来一老人。
头上长白发，
胡须白花花，
手拄着金杖，
行走在路旁。
他拿着金杖，

在已挖地里，
口头念了念，
金杖地上翻。
挖过的地呢，
边翻边生拢。
草长青油油，
藤蔓顺地伸；
木在原处生，
树木青油油；
白花到处生，
白花争吐艳。
无论是何处，
挖痕已不见，
犁沟已不在。
笃米三弟兄，
斜着眼看去，
实在不甘心。
扭身转回来，
转来便问道：
“你是天上的，
什么大神仙？
我们三弟兄，
在这人世间，
没有一块地。
就在前几天，
找到罗史狄，
挖了几坝地。

今天这时候，
全被你翻完。
笃米三弟兄，
笃古来说道：
“不论是天仙
不论是地神，
我都要打他。”
笃叟活气盛，
口中也说道：
“你是什么神，
如此大胆呀？
我们耕的地，
全被你翻尽。
今天说不好，
我就不饶你。”
笃米来说道：
“你两位兄长，
切不可动手。
这位白发翁，
好好与他说。”
又对老人道：
“你这白头翁，
来翻我们地。
翻地为什么？
请你来说明。”
这位白头翁，
回头来说道：

“笃米三弟兄，
不要挖地了。”
笃米来说道：

“你是什么仙？”
白头翁说道：

“我是天上人，
天师努噜值，②
奉了举祖命，
特地下凡来。
你们三弟兄，
不要耕地了。
至尊仇举祖，
他曾说起过。
你们天底下，
人类太多了。
天下人世间，
已无耕种地。
人间的岩上，
全都种尽了；
人间的水域，
全都种完了；
天下的森林，
全都种完了。
所有的岩神，
说没有住处，
上天来告状；
所有的水神，

上天来告状；
世间的森林，
全耕种完了，
所有森林神，
上天来告状。
仇举祖面前，
都告过状了。
前些日子里，
笃米你三人，
挖了天的地，
这是不行的。
这个罗史狄，
是仇举祖的，
他的祭祀场，
他的练兵场，
他的宴会场，
你们不可种。
这个罗史狄，
你若耕种了，
至尊仇举祖，
他就不轻饶。
曾在昨天里，
他开言说过，
洪水要泛滥，
你们凡间人，
人也难剩了。
洪泛洞穴塌，

黑暗要降临。”

笃米三弟兄，

一起跪下来，

连声喊救命。

天上至尊人，

天师努噜值，

说出真心话：

“你们想要听，
话要听明白。”

笃米三弟兄，

忙问白头翁：

“洪水泛滥时，

洞穴坍塌了，

应该怎么办？”

天师努噜值，

接着又说道：

“你们三弟兄，
大的坐铜桶，
老二坐铁桶，
小的坐木桶。”

说完这话后，

笃米三弟兄，

笃古已走了，

笃叟活走了。

正当这时候，

天师努噜值，

对笃米说道：

“笃米呀笃米，

你就坐木桶。

我这个鸡蛋，

拿给你带着，

你将这鸡蛋，

放在腋窝下，

洪水泛滥时，

小鸡若未叫，

你莫踢开桶。”

三、洪泛的经过

天师努噜值，

返回天上去。

尚未隔三天，

至尊仇举祖，

就把洪水降。

在那蛇月内，

天昏地黑的，

打了九天雷，

打了九夜雷，

这样一来后，

整个人世间，

全被水淹了，

人都全死完，

独剩笃米了。

在世上人间，
在拜谷楷戛，
举祖设歌场，
歌场行歌礼，
赛大调小调。
人穿艳丽服，
歌场设酒宴，
你去参加吧。”
先祖笃米呀，
他忙来说道：

“人家有衣穿，
我没有衣穿；
人家有披的，
我没有披的。”
三郎接话说：

“你要穿青的，
青的由你穿；
你若爱红的，
红的由你要；
你若喜欢旒，
旒梳头上戴；
你若喜欢锦，
头上装饰锦。”
十六的晚上，
至尊仇举祖，
他来到歌场，
坐在首位上。

先祖笃米呢，
在歌场旋转。
至尊仇举祖，
开言问笃米，
“你先祖笃米，
在世上人间，
只剩你一人。
你在这世间，
你骑不骑马？
你娶不娶妻？”

先祖笃米呢，
开言又说道：
“天上管地的，
至尊仇举祖，
我独在世间，
我没有马骑，
长上就给骑；
我无法娶妻，
长上就给娶。”

至尊仇举祖，
满面带笑容，
开言又说道：
“你笃米一人，
该说的说了，
你很会说话，
说来也好听。”

这样来以后，

“你是天上人，
今天找到此。
我天下人间，
所有一切人，
全被洪水淹。
世间没剩人，
叫我怎么办？”
三郎来说道：

“先祖笃米呀，
我为你传话，
回到天上去，
说与举祖听。”
天上的三郎，
返回天上去，
启奏仇举祖。
仇举祖说道：

“你这三郎呀，
曾到世间上。
天下人间呀，
是否还有人？”
三郎来说道：

“至尊仇举祖，
天下的人呀，
独剩笃米了。
高大洛泥山，
是笃米在处。
凡间还有人，

找到人种了。
天下的人间，
只剩笃米了，
他妻哪里找，
他亲哪里说？”
至尊仇举祖，
又开言说道：
“三郎你听着，
等到了明天，
去世上人间，
到笃米那里。
告诉笃米说，
叫他上天来，
长上有话说。”

五、笃米赴歌场

三郎来带路，
带着笃米呢，
到达了天上。
至尊仇举祖，
与笃米说道：
“先祖笃米呀，
你要听清楚。
十六的晚上，
聚会好时光。

她就开歌头。
她观察歌场，
歌场查三转。
三转查完后，
人熊随后来，
人熊拿舞灯，
老虎举舞具，
狮跳芦笙舞。
在这时候呢，
咪多心喜悦。
咪多的容貌，
象朵鲜红花。
在歌舞场中，
她歌声悦耳。
凡在场的人，
都洗耳恭听，
一致把她夸。
咪多说话声，
婉转如云雀，
非常的动听，
她在歌场中，
礼仪行完毕。
还不多一会，
天上吉色家，
吉左米固家，
布色拖⑤之女，
她的名字呢，

叫拖额伍土。
拖额伍土呢，
美丽真美丽。
从天空来时，
是骑白翅鹰，
徐徐降落地，
来到歌场中。
歌舞相结合，
行了三转礼。
三转行完后，
三女齐歌舞。
歌声很嘹亮，
舞姿都很美，
美的都演出。
天上三神主，
三神的姑娘，
歌场中相会，
唱的很好听。
到了半夜里，
歌声更悠扬。
在这时候呢，
先祖笃米呀，
也参加唱歌。
在拜谷楷戛，
歌声传深情，
如此美极了。

还不多一会，
天上仙女们，
相伴成对来。
在此时间里，
人熊拿舞具，
老虎举舞灯，
雄狮吹笙芦，
拜谷来聚会。
正在这时候，
洁色宜③之女，
她的名字呢，
叫宜额咪补，
从那天宫里，
骑着一白雁，
降下人间来，
到拜谷楷戛，
进入歌场中。
转歌场三转，
歌舞就开始。
歌舞开始时，
三次回旋舞，
三次横着舞，
三次转圈舞，
其舞皆优美，
歌声也优雅。
咪补这姑娘，
容貌很超人，

一旦在松下，
就象棵青松；
一旦在花前，
就象一束花。
在世上人间，
再也无处找。
所有的礼仪，
她全部行了。
还不多一会，
罗色娄④之女，
名字叫咪多，
又从天宫中，
骑着青毛鸿，
缓缓降人间，
到拜谷楷戛，
进入歌场中。
咪多这姑娘，
降下凡间时，
一时象白云，
一时象黄云，
一时象黑云，
又象一云雀，
来到了歌场。
到了歌舞时，
她也行礼仪，
她行礼很美。
行了三次礼，